

以三百元邀請來蘇，服其藥，病似稍輕，留之十日，留方而去。而病勢三翻四覆，益委頓。七月下旬，培之再來，亦復束手。延至初四日而逝。

殷譜經(兆鏞)、汪安齋(堃)先後病故。

九月二十日，大孫七終。即日舉襄，寄柩於寶積寺。

十月初一日，日未出時，東方紅光滿天，逾時始散。日入時，西方亦復如是。

十一月初六日，申刻，五孫舉一男，取名則禮，小名開生。

常熟大東門外開濟豫分典。先是，濟興典開設東門內，預於城外租空房一所，恐他人於此開典，攔截生意。現因濟興包架不剪堆貨，故分出此典。總管顧雨田，即濟成舊友。

十二日，消寒會第一集，在吳引之家中。與會者任小園、彭訥生、潘養閒、鄭秋亭、貝康侯、沈澄之、吳子實與余也。

廿五日，消寒二集，在沈澄之家中。

十二月初七日，消寒三集，在吳子實家中。

十八日，巳刻，三孫舉一男，取名則立，小名飴生。消寒四集，在余家中。

大孫、二孫皆停棺待葬，急於尋地，相度數處，皆不合式。近購得光福地六畝有零，價洋四百五十元。先是，王仙根家託葉子謙尋地，看中此地，議價不諧。今子謙以此地薦，而與地主立一議即成，亦因緣也。

胥門外棗市有牛王廟，為收養老病之牛而設。庚申之亂，燬廢無存。余目擊市上賣牛肉者極多，牛之被屠，歲以千計，思欲興復牛王廟，廣為收養，庶可厲禁私宰耕牛。因集貲不易，因循未舉。吳子實與余有同志，糾同徐子春、宋珊室、孫□□諸君，先於八月間破土興工，造廟屋及牛棚、牛墳，共數十椽，先後落成。擇日請府縣及紳士致祭開局，所募捐款，以各棧及油車行為主。倘能源源接

濟，步步開拓，則夙願償矣。

任小園家中有扶乩之舉，降乩者爲峨嵋山潮雲洞夏侯仲養大和尚。此壇向設在宜興，有徐姓叔姪二人爲扶手。小園與徐公有戚誼，因夫人有病求方，請其來蘇。他處扶乩，凡有所求，疏於黃紙，必先交扶手閱看。此獨可以自焚，不令扶手先閱，而所求之事，無不吻合。且方藥皆效驗，詩詞皆佳妙，余故極爲信服。惜二徐匆匆即去，不能久留。余已供奉大和尚之位於佛龕中，瓣香頂禮矣。

盛杏生以濟興典股分票二萬串頂替於余名下，加貫二千串，先立草議，俟明正再立大議，倩伊元伯代立其事。又以濟成股分票一萬叁千串，抵押銀六千餘兩。

上海倒帳層見迭出，金嘉記、顧子皆倒去各數十萬，徐雨之倒去二百餘萬，胡雪岩倒去千四百餘萬。如此鉅款，從來罕聞，西號錢莊有收無放，以致銀根極緊，周轉不通，貿易場中，輒喚奈何也。

西鄰陸筠谷之房屋約數十椽，筠谷故後，子堯崧、孫德安貧不能守，憑中程福五（南金）、張小舲售於余家，計價洋三千六百元。遲久不肯交房，又添洋一百五十元，於小除夕始清膠葛。原中程、張皆已齟齬，柴安甫爲之調停云。

自承兒歿後，余古玩之興索然已盡。浣鐘售與潘伯寅，七百金。提梁卣亦售，與價六百元。范文正手札二通、明人跋二十四家，得於京客，價八十金。終年出入，如此而已。

中旬，消寒第四集，在貝康侯家中。

下旬，消寒第五集在余家。

光緒十年歲次甲申

春王正月吉旦初一日，天色晴明。午後往各處拜年，當道處俱親到。

初三日，雪，約寸許。先是，當道已求雪。